



李有明

我的倫敦札記

在甘地銅像前

在甘地銅像前：我的倫敦札記／李有成作

--初版.--台北市：允晨文化，2008〔民97〕

面；公分--（當代名家；19）

ISBN 978-986-7178-68-8（平裝）

855

97013859

當代名家
19

在甘地銅像前

我的倫敦札記

作者：李有成

發行人：廖志峰

責任編輯：周汝婷

美術編輯：劉寶榮、王玳甯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asian.culture@msa.hinet.net

服務電話：(02)2507-2606

傳真專線：(02)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印刷：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2008年8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280元

ISBN：978-986-7178-68-8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在甘地銅像前

我的倫敦札記

李有明



自序

這本文集收錄了我過去幾年所寫的部分散文。這裡所說的散文偏於西方文學傳統的文類定義，有敘事，有抒情，有議論，而且通常各種文體混雜，自由自在，因此是韻文之外廣義的散文，同時也是學術著作之外，另一個可以讓我寄託胸臆的空間。這些散文長短不一，有些一、兩個晚上即可順利成篇，有些因涉及歷史，必須多方閱讀，斟酌文獻；我平日能擠出來的寫作時間極其有限，這一類的散文往往得耗上一、兩個月才能勉強終篇。

我最初有意以《看馬克思去》作為書名，但想想經過數十年的恐共和反共教育，我們的社會至今仍然無法擺脫冷戰意識形態的窠臼，仍然以國家馬克思主義籠統涵蓋所有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書名很可能會讓讀者望而生畏，心生排拒，對出版社很不公平，因此幾經考慮，決定改以《在甘地銅像前》為書名。甘地的形象與馬克思的完全不同，他單衣瓢飲，又是素食主義者，如果活在今天，他必然是健康生活的典範。他以非暴力的消極抵抗爭取印度的獨立，舉世同欽，成為對抗強權的另一種有效手段。不過如果仔細想想，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包括苦行與絕食——其實不也是對身體的另一

種暴力形式？他不屈不撓，意志驚人，他的實踐充分體現了「個人的即政治的」這樣的信念，把身體政治發揮到極致的境界。

二〇〇七年的夏天我蟄居於倫敦人文薈萃的布倫斯柏里 (Bloomsbury)，住處旁邊就是塔維斯拓克方場 (Tavistock Square)，方場的花園中央有一座甘地的坐姿塑像。我每天出門幾乎都會穿越花園，因此經常從甘地的塑像前面路過。倫敦大學的幾所重要學院皆位於布倫斯柏里。一八八八年九月四日甘地從印度來到倫敦，進入布倫斯柏里的倫敦大學學院習法。此學院的創立深受邊沁 (Jeremy Bentham) 啓發，旨在為平民大眾提供高等教育；學院就在塔維斯拓克方場附近，甘地的塑像後來被置於方場的花園因此不難理解。甘地在英國習法，後來卻以其法律知識作為對抗大英帝國的工具。他先後旅居南非二十一年，不求財富，不畏權勢，始終為爭取印度離散社群的公義與平等奮鬥不懈。其後他領導解放印度的鬥爭，在法律知識之外，更訴諸印度傳統苦行與戒殺 (ahimsa)——也就是非暴力——的哲學，他身體力行，推展他所說的堅持真理 (satyagraha) 的運動，英國殖民主對這位長年茹素的瘦弱老人竟然束手無策。甘地是真正奉行「慈悲沒有敵人」的人，他堅信不應將痛苦加諸敵人身上；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甘地不幸遇刺，據說中彈時

還以手加額，口呼「羅摩」(Hé Ram)，向神呼告，彷彿為刺殺他的人祈福。

我第一次到倫敦是在一九九五年的冬天，此後即因為研究興趣逐漸擴展到當代英國文學，十餘年來經常有倫敦之行，停留時間短則四、五天，長則一年，倫敦也就變成了另一個我較熟悉的城市。這十來年在倫敦交了不少朋友，也住過好幾個地方，越是了解倫敦，越發現自己對倫敦所知有限。由於文集中各篇直接或間接與倫敦有關，因此我將書名冠上副標題「我的倫敦札記」，表示書中所記只是我這些年來在倫敦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這些經驗多半屬於個人，即使有任何感想或議論，也多屬一己之見，別人不一定同意，也不一定要同意。很多人都到過倫敦，有些人甚至長居倫敦，在倫敦求學做事，但每個人的經歷和體驗不盡相同，興趣與關懷也未必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倫敦，因此書中各篇真的名符其實是「我的倫敦札記」。

這些散文是在不同時間陸續完成的，而且單獨成篇；其中少數因部分內容所敘涉及同一事件或地方，難免稍有重覆，如果悉數刪除，文脈會顯得突兀，恐怕有損這些散文的獨立與完整。因此除了一、兩篇在校對時稍作剪裁之外，其他仍盡可能不予更動，以保持原貌。這一點應該說明在先。

文集中大部分的散文曾經刊登在台灣、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主要報紙副刊或雜誌，其中有幾篇也曾被美國與泰國的華文報紙副刊轉載。我想藉此機會向發表這些散文的錢永祥先生、蔡素芬小姐、陳義芝先生、劉克襄先生、潘正鐸先生、初安民先生、封德屏小姐、黃俊麟先生、張永修先生、許悔之先生、鄭順聰先生、宇文正小姐、李亞小姐、尹蓓芳小姐、黃筱威小姐等表示由衷的謝意。李怡慧小姐很早就建議我將這些散文結集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行人廖志峰先生更是一再敦促，我才將這些散文稍加修訂，輯印成書。廖先生同時建議我在某些散文中加入我這些年拍攝的若干照片，納為文本的一部分。這些照片旨在實錄，不在藝術，這是應該聲明的。廖先生另外提供他個人的攝影作品，作為本書封面設計之用，為這本文集增色不少。此外，允晨編輯部的美術編輯劉寶榮先生和其他同仁為催生這本文集費心費力，我應該誌此表示感激之意。文集中有些篇章在刊出前承老同學單德興先生過目，特此致謝。像我過去幾年所出版的書一樣，這本文集從初稿輸入到定稿校訂，都是我的助理曾嘉琦小姐辛苦完成的。我要特別謝謝嘉琦的辛勞。

李有明

二〇〇八年四月至五月

寫於伊斯坦堡與台北

- 自序 3
- 1 在北海邊 9
- 2 「約翰，他是教授！」 18
- 3 耶胡達 26
- 4 誰是歐大旭？ 32
- 5 磚巷風波 47
- 6 魯西迪 67
- 7 知識分子的消沉——兼向帕慕克致敬 81
- 8 我常去的倫敦書店 94

9 馬區蒙特街的舊書店 112

10 柏頓街的老書店 126

11 在甘地銅像前 134

12 炸魚薯條之外 148

13 倫敦的紳士俱樂部 165

14 那晚在雅典娜 173

15 看馬克思去 185

16 一九〇二年：霍布森 206

17 一九〇二年：傑克倫敦 213

18 開膛手遺事 222

1 在北海邊

朋友知道我要到倫敦來，一定要我到京斯林 (King's Lynn) 他新購置的小屋看看。我這裡所說的小屋，朋友用的英文是 cottage。少年時代初識英國小說，每次看到 cottage 一字，我就先入為主認定那是已有年代的小屋，數十年來對 cottage 的印象始終未改。離開台北前我接到朋友的電郵，他說已經幫我在京斯林的行庫之屋 (The Bank House) 訂了客房，還約好見面的時間和地點，一起搭火車到京斯林去。

京斯林位於倫敦東北方的諾福克 (Norfolk)，從倫敦國王十字火車站 (King's Cross Station) 出發，車程約一小時四十分鐘，途中經過的城鎮較著名的有劍橋和伊里 (Ely)——劍橋大概位於倫敦和京斯林中間。我沒到過京斯林，但到過劍橋和伊里，劍橋更因不同緣由去過幾次，沿途的景致大概還有些印象。我向來喜歡搭乘英國火車，尤其享受火車在小鎮農村穿梭奔馳的情形。離開了倫敦，窗外所見多是田野和荒地。這時正值夏末秋初，秋收已過，田野所見多半是枯黃的草株或新翻的泥土，但荒地中綠樹野花仍然生氣盎然。英國較少高山，以前文人貴族爲了體驗高山的險峻雄偉，

還必須橫渡英吉利海峽，到歐洲大陸去。雖然少了高山峻嶺，英國卻不缺田野和荒地，多少名著就是以田野和荒地為背景。

火車到了劍橋，下車的人不少，有很多是年輕的背包客。二十分鐘之後，火車就到了伊里，也有一些看似旅客的人下車。伊里也是一座古老的小鎮。話說回來，英國那一座小鎮不古老？不過伊里不同，伊里曾經住過幾乎改變英國政體的人物，那就是將查爾斯一世 (Charles I) 處決，主張共和卻行事獨裁的激進清教徒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克倫威爾生於伊里附近的漢廷頓 (Huntingdon)，一六三六年接任伊里稅務官的職位，在伊里住了好幾年。數年前我到伊里旅遊時去過他的故居，早已改為當地的旅遊中心兼博物館，展示克倫威爾時代的家居佈置。據說英國大城小鎮以克倫威爾為名的街道數目僅次於維多利亞女皇，其威名與重要性可想而知。

當然伊里還有旅客必遊的伊里大教堂 (Ely Cathedral)。教堂初建於一〇八三年，至一三五一年才告完工，也算得上千年古剎了。教堂的建築主體呈十字架形，長一百七十二公尺，僅中間殿堂部分 (nave) 就長達七十五公尺，因其佔地寬長，且為伊里最高的建築物，所以當地人將大教堂暱稱為濕地之艦 (the ship of the Fens)。朋友告訴我說，從劍橋經伊里，往北到京斯林，再到京斯

林西南方的彼得鎮 (Peterborough) 一帶，綿延有百萬英畝的黑土平原和沼澤地，被稱為濕地 (the Fens)，是許多野生動物棲身之家，同時也蔓生着蘆葦和種類繁多的野草。

火車離開伊里車站，從左手邊朝車窗外看，伊里大教堂高聳的塔樓從樹叢中依稀可見。朋友指着教堂後方的房舍和田地說，這些地方五百年來都沒有什麼改變！英國人偏愛舊東西，整個社會耽於懷舊，每個城鎮大概都可以找到古董店或古董市場，五百年來改變不多的其實何止伊里！想想五百年來多少國家改朝換代，曾經多少人頭落地？想想五百年間多少地方天災人禍，飢饉流徙，能夠五百年而沒有什麼改變恐怕也算是修來的福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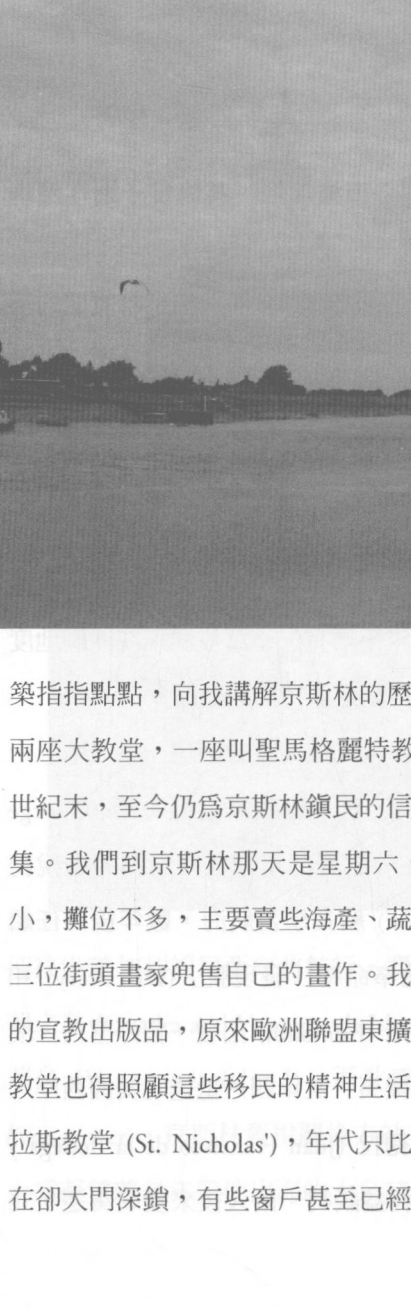
京斯林直譯應作王潭——Lynn一字在塞爾特語 (the Celtic) 中有池塘、水潭、湖泊之意。十二世紀時，此鎮原為諾瑞治 (Norwich) 主教的轄地，因此原名主教之潭 (Bishop's Lynn)。一五三三年，亨利八世 (Henry VIII) 爲了娶安妮波玲 (Anne Boleyn)——即伊莉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的媽媽——而向羅馬教會申請離婚，所請被拒，惱羞成怒，不惜與羅馬教會決裂，並在一五三六年之後收回所有教會轄地，納爲皇產，英國從此變成新教國家，主教之潭也從此成爲國王之潭。

兩百五十公里長的大烏慈河 (River Great Ouse) 將京斯林切割

爲南、北，並在此地注入北海，京斯林因此位於北海之濱，也因爲其地理位置，曾經是英國重要的港口之一。京斯林的精華盡在河的南岸。朋友的小屋也在南岸，距火車站走路約十分鐘，屋子夾在一排公寓之間，是一間雙層小屋，已有近兩百年的屋齡。小屋什麼都小，內部仍在修葺中，因此有些凌亂。朋友是一位雕塑家，在倫敦一間大學任教，也是英國皇家雕塑家學會 (Royal Society of Sculptors) 的會長。他帶我參觀小屋後面的小花園，以及花園旁的小工作室。朋友指着一架切割硬材質用的機器，說是台灣的产品。

抵達京斯林時已經過了中午，我們又在小屋略事休息，此時已經飢腸轆轆。朋友的小屋距大烏慈河河岸約一百公尺，穿過一條巷子，可達河岸。我們沿着河堤邊的馬路走，風不小，經過舊日的稅關（現爲旅遊中心），轉到街上，剛好看見一家設於地窖的咖啡館，我建議簡單填飽肚子即可。咖啡館所在的地窖年代不短，原來可能作藏酒之用。此刻已近午茶時間，客人不少，以中老年人居多，而且多半衣著講究。朋友推薦我嚐嚐當地製造的香腸，略微油煎，果然美味。我們還點了一壺咖啡，兩人共用，這種喝咖啡的方式倒不多見。

京斯林不大，朋友陪着我邊走邊停，一路對着某些歷史建



築指指點點，向我講解京斯林的歷史與掌故。我只記得京斯林有兩座大教堂，一座叫聖馬格麗特教堂 (St. Margaret's)，建於十一世紀末，至今仍為京斯林鎮民的信仰中心，教堂旁邊即星期六市集。我們到京斯林那天是星期六，正好趕上市集。其實市集很小，攤位不多，主要賣些海產、蔬果、花卉、日用品，還有兩、三位街頭畫家兜售自己的畫作。我在聖馬格麗特教堂內看到俄文的宣教出版品，原來歐洲聯盟東擴後，鎮上出現不少東歐移民，教堂也得照顧這些移民的精神生活。鎮的另一頭還有一座聖尼古拉斯教堂 (St. Nicholas')，年代只比聖馬格麗特略晚一點，不過現在卻大門深鎖，有些窗戶甚至已經殘破不堪，形同廢棄。教堂附

近是一片不小的廣場，為星期二市集之地，其他日子則作停車用。

我們折回河岸，在堤防上坐下來歇腳。朋友遙指着寬闊的河口說，那就是被稱作沖刷地 (The Wash) 的著名出海口，再過去就是北海了。沖刷地其實是一處大海灣，兩側與海岸幾成直角，位於京斯林這一部分已屬南端。沖刷地有幾條深水溝，其他部分水位極淺，退潮時還會冒出若干沙洲。此處也是許多貝類如海扇、淡菜，以及蝦、蟹繁殖之地；也許因為食物充足，許多禽鳥也選擇在這裡棲息或過冬。據說每年平均有三十萬隻候鳥在沖刷地度過冬天，歐洲聯盟因此將沖刷地劃定為特別保護區。

京斯林位依北海，在英國早期的航海業曾經佔一席之地，十七世紀時更以輸出農產品聞名。有一位叫喬治溫哥華 (George Vancouver) 的本地人，曾經在一七五七年擔任京斯林的副稅務官，後來追隨庫克 (James Cook) 船長學習航海，數年後升任船長。一七九一年四月一日，他奉命率「發現號」(Discovery) 和「占丹號」(Chatham) 自發爾茅斯 (Falmouth) 出發，經好望角、澳大利亞、紐西蘭、大溪地及夏威夷，次年四月抵達北美洲西岸，與西班牙駐墨西哥的指揮官瓜德拉 (Juan Francisco de la Bodega y Quadra) 會面，就兩國的海上利益談判。兩人後來變成莫逆，並



連袂沿着加利福尼亞向北航行，還把一座島嶼稱作瓜德拉與溫哥華之島 (Quadra and Vancouver's Island)，即日後一般人所稱的溫哥華島 (Vancouver Island)，而此處後來開發的城市就叫溫哥華 (Vancouver)。京斯林舊稅關後方站立着喬治溫哥華的全身塑像，永遠凝望着當年帶他出海的大烏慈河。